





13

沖虛至德真經卷第五

列子

張湛處度注

湯問第五

夫智之所限知莫若其所不知而世齊所見以限物是以大聖

發問窮理者對也

殷湯

殷湯姓子名履字天乙

問於夏革

夏棘字子棘為湯大夫○革莊

棘子音

曰古初有物乎

疑直混茫而已

夏革曰古初無

物今惡得物

今所以有物故

後之人將謂今之

無物可乎

後世必復以今世為古世則古今如循環矣設令後人謂今亦無物



則不殷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夏革曰物之
終始初無極已始或為終終或為始惡知其
紀今之所謂終者或為物始所謂始者然自
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謂物外事先
無所指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湯
言也雖相答然於視聽猶未歷然革曰不知也非
故重發此問令盡然都了革曰不知也非
以智知也湯固問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
朕何以知之欲窮無而限有然無極之外復

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既謂之無何得
何得有中所謂無無極無無盡乃真極真盡矣無極復無無極無盡
復無無盡或者將謂無極之外更有無極無
復無無盡盡之中復有無盡故重明無極復
知其有極有盡也知其無則無所不知不湯
又問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爾雅
齊以南戴日為丹穴北戴斗極為空桐距去也湯曰汝奚以實
之革曰朕東行至營今之柳城古之營人民

猶是也如是問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函

人民猶是也問函之西復猶函也朕以是知

四海四荒四極爾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觚竹北戶西王母

日下謂之四荒東秦遠西邠之不異是也海四

國南濮鈇北祝栗謂之四極其不異是問則是是矣故大小相含無窮極

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夫含萬物者天地也含

萬物也故不窮乾坤含化陰陽受氣庶物流

故窮也形代謝相因不止於一生不含天地也故無極天地籠罩三光

大矣然形器之物會有限極窮其限極非虛
如何計天地在太虛之中則如有如無耳故
凡在有方之域皆巨細相形多少相懸推之
至無之極豈窮於一天極於一地則天地之
與萬物互相包裹迭為國邑豈能知其盈虛測其頭數者哉
朕亦焉知天

地之表不有大地者乎夫太虛也無窮天

而容有限則天地未必形之大者亦吾所不

知也夫萬事可以理推不可以器徵故信其

識也誠其耳目所聞見而不知視聽之有限

者俗士也至於達人融心智之所滯玄悟智
外之妙理豁視聽之所闕遠得物外之奇形
若夫封情慮於有方之境循局步於六合之

間者將謂寫載盡於三墳五典歸藏窮於四海九州焉知太虛之遼廓巨細之無垠天地為一宅萬物為遊塵皆拘短見於當年昧然而俱終故列子闡無內之至言以坦心智之所滯恢無外之宏唱以開視聽之所閔使希風者不覺矜伐之自釋束教者不知桎梏之自解故剗所儒墨指斥大方豈直好奇尚異而徒為夸六哉悲夫聃周既獲譏於世論吾子亦獨之乎然則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媧音瓜古天子風姓氏練五色石以補其闕陽殘也女媧神人故能練五常之精以謂和陰失度三辰盈縮是使天地之闕不必形體虧殘也陽使畧度順序不必以器質相補也斷鼈之足鼈巨龜也以立四極

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共工氏與顓頊於伏羲神農之間其後苗裔恃其疆與顓頊爭為帝顓頊黃帝孫不周山在西北之極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音老歸焉湯又問物有巨細乎有修短乎有同異乎革曰渤海今樂安郡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山海經云東海之外焉實惟無底之谷事見大荒經詩含神霧云東注無底者蓋舉深之極耳其下無底稱其無底者上句云無無極限有不可盡

實使無底亦無所闕名曰歸墟或作歸塘。莊子云尾閭。八統九野

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八

八極也九野天之八方中其中有五山焉一

曰岱輿二曰真嶠三曰方壺方一曰瀛洲

五曰蓬萊史記曰方丈瀛洲蓬萊此三神山不死之藥皆在焉未至望之如雲欲到即引而去終莫能至其山高下周

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

七萬里以為鄰居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

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

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

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色主反焉兩

間相去十萬里五山之間凡二十八萬里而

日夜往來者乃可得數風雲之揮霍不足逾

其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直畧反若此之山

推之則凡有形之域皆寄於太虛之中故無所根蒂常隨潮汐上下往

還不得暫峙焉仙聖毒毒病也之訴之於帝帝

怒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乃命禹疆與隅同

神仙傳

曰北方之神名禺彊號曰玄冥子山海經曰
 大荒之中有神人面鳥身名曰禺彊簡文云
 北海神也○大荒經曰北極使巨鼈列仙傳
 之神名禺彊靈龜為之使也
 戴蓬萊山而扞滄海之十五舉首而戴之
 中玄中記云即巨龜也
 曰巨鼈戴山迭為三番音翻更六萬歲一交
 其何以安也
 焉五山始峙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
 數色主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鈞而連六鼈合
 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所據反焉
 園三萬里山而一鼈頭之所戴而此六鼈復
 為一鈞之所引龍伯之人能并而負之又鑽

其骨以小計此人之形當百餘萬里鯤鵬方
 之猶蚊蚋蚤風耳則太虛之所受亦奚所不
 哉於是岱輿負嶠二山流於北極沈於
 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帝憑怒憑大侵
 子禁反滅龍伯之國使阨侵小龍伯之民使短
 至伏羲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十丈山海經云
 大荒之中有大人之國河圖王板云從崑崙
 以北九萬里得龍伯之國人長四十丈生萬
 八千歲音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焦僥國
 始死音焦僥短人國名也史記云焦僥氏三尺短之
 至也韋昭曰焦僥西南蠻之別名也按括地

志在大秦人長一尺五寸事見詩東北極有

人名曰諍山海經曰東海之外人長九尺見

海經詩含神霧云東北極有荆之南有冥靈

木名也生江南以葉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

歲為秋上古有大椿木名也者以八千歲為

春八千歲為秋朽壤之上有菌芝者菌其隕

云糞土之芝也朝生暮生於朝死於晦春夏

之月有蠓蚋者謂蟻蠓蚋也因雨而生見

陽而死終髮北之北莊子云有溟海十洲記

色謂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

焉其名為鯤鯨魚也有鳥焉其名為鵬翼若垂

天之雲其體稱焉莊子云鯨世豈知有此物

哉聞其所常見習其所常大禹行而見之伯

益知而名彌正反之夷堅聞而志之記之也

見異聞衆之所疑尚益堅直空言譎怪以

除視聽者之盲聾耳夷江浦之間生麼蟲麼

也。亡果反。字書云：麼小也。其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

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

晝拭眚，在詣反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離朱

時明目人能百步望秋毫之末，子羽未聞角反。俞古之聰師曠

方夜，音陽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鯁俞未聞

平公時人夏革無緣得稱之此後著書記事者聞益其辭耳，夫用心智，賴耳目以視聽者

未能見至微之物也。唯黃帝與容成子居空峒之上。史記

云黃帝至于河登空峒之山今在禮泉郡同齋三月，心死形廢。謂所

心同死灰形若枯木，徐以神視而已。不假於目，塊然見

之若嵩山之阿。以有形涉於神明之徐以氣

聽，氣者任其自然而不資外用也。平音稱然聞之若雷霆之

聲。以有聲涉於空寂之域雷吳楚之國有大

木焉，其名爲櫟。山海經曰：荆山多櫟，櫟似

碧樹而冬生，實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憤厥

之疾。氣疾也齊州珍之，渡淮而北而化爲枳焉。

周禮曰：橘渡淮而化爲枳鸚鵡不踰濟，貉音鶴似踰

汶武中則死矣

元水經曰濟水出王屋山

下入黃河十餘里南渡河為管澤又經濟陰

等九郡而入海周禮云鸛鷓不踰濟貉踰汶

則死此地氣使然也鄭玄云汶水在魯城北

先儒相因以為魯之汶水皆大誤也案史記

汶與崕同武中反謂汶江也非皆問之汶案

山海經大江出汶山郭云東南遙蜀郡東北

遙巴東江夏至廣陵入海韓詩外傳云昔者

江出於汶山其始也足以濫觴是也又楚詞

云隱汶山之清江固可明矣且列子與周禮

通言水土性異則遷移有傷故舉四瀆以言

之案今魯之汶水閭不踰數十里源不過二

百里揭厲皆渡斯須往還豈狐貉斃游生死

頓隔矣說文云貉狐類也皆生長丘陵旱地

今江邊人云狐不渡江是明踰越大水則傷

本性遂地氣然也此事義雖然形氣異也性

致死也兒周官鈞已無相易已生皆全已分皆足已吾何以

識其巨細何以識其修短何以識其同異哉

萬品萬形萬性萬情各安所適任而不執則鈞於全足不願相易也豈智所能辨哉

形王屋二山王縣王屋在河東東垣縣方七

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

愚公者俗謂之愚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

山韓詩外傳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

云懲苦也

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可

乎雜然相許猶其妻獻疑致難也猶曰以君

之力曾不能損魁父淮南子作魁阜之丘如

太行王屋何在陳留界且焉置土石雜曰

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淮南云東北遂率

子孫荷反擔者三夫即石墾壤箕畚音本

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孀寡有

遺男始齒初刃反韓詩外傳云男跳音調躍

也跳誤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

笑而止之俗謂之智者曰甚矣汝之不惠以

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

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

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

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孫無

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

亡以應屈其理而操蛇之神聞之大荒經云

山海神皆

執蛇懼其不已也必其不已則山會平矣世咸知積小可以高大而不悟損

多可以至少夫九層起於累土高岸遂為幽谷苟功無發舍不期朝夕則無微而不積無

大而不虧矣今砥礪之與刀劍相磨不已則知其將盡二物如此則丘壑消盈無所致疑

若以大小運速為惑者未能推類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公之

至心命夸蛾氏夸口二子夸蛾氏傳記所未聞蓋神力者也

負二山一厝音措朔東一厝雍南自此異之南

漢之陰無隴斷焉夫期功於旦夕者聞歲暮而致歎取美於當年者在

身後而長悲此故俗士之近心一世之常情也至於大人以天地為一朝億代為曠息忘

懷以造事無心而為功在我之與在彼在身

之與在人弗覺其殊別莫知其先後故北山

之愚與娶妻之孤足以哂河曲之智夸父荒

嗤一世之惑悠悠之徒可不察歟夸父荒

經云有人珥兩黃蛇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

於隅谷之際隅谷虞淵也日所入渴欲得飲赴飲河渭

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

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

焉山海經云夸父死棄其杖而為鄧林大禹曰六合之間四海

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

要之以太歲神靈所生其物其形或天或壽

唯聖人能通其道聖人順天地之道因萬物之性任其所適通其逆順使羣

異各得其方壽天咸盡其分也夏革曰然則亦有不待神靈

而生不待陰陽而形不待日月而明夫生者自生形

者自形明者自明忽然不待殺戮而天不待

將迎而壽自天者不由禍害不待五穀而食

不待繒纊而衣不待舟車而行其道自然自

者都無非聖人之所通也聖人不違自然而萬物自運豈樂通

物哉自此章已上皆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

塗謬之一國游絕垠之外者非用心濱北海

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距去其國名曰

終北不知際畔之所齊子細限無風雨霜露

不生鳥獸蟲魚草木之類四方悉平周以喬

陟爾雅云喬高曲也又云三山夔陟當國之

中有山山名壺領狀若甌擔甌直為反甌甌

頂有口狀若負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

神瀆甫問反郭璞云今河東汾陰有水如車輪許大潰沸湧出其深無底名曰瀆

○山頂之泉曰瀆臭過蘭椒味過醪醴源分為四

埒注於山下山上水經營一國亡亡音無下同不

悉徧土氣和亡札厲札厲疫死也人性婉而從物

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忌長幼儕皆

反居不君不臣男女雜游不媒不聘緣水而

居不耕不稼土氣溫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

不夭不病其民孳息也阜盛也亡數有喜樂亡衰

老哀苦其俗好聲相携而迭誣終日不輟音

饑倦則飲神瀆力志和平過則醉經旬乃醒

沐浴神瀆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歇周穆王

北遊過其國三年忘歸既反周室慕其國儼

昌兩反然自失不進酒肉不召嬪御者數月乃

復管仲勉齊桓公因游遼口俱之其國幾剋

舉隰朋諫曰君舍齊國之廣人民之衆山川

之觀殖物之阜禮義之盛章服之美妖靡盈

庭忠良滿朝肆咤則徒卒百萬肆疑視撫則

諸侯從命視疑亦奚羨於彼而棄齊國之社

稷從戎夷之國乎此仲父之耄柰何從之桓

公乃止以隰朋之言告管仲仲曰此固非朋

之所及也明之知極於齊國豈知彼臣恐彼

國之不可知之也齊國之富奚戀隰朋之言

奚顧此國自不可得往耳南國之人祝祝之

孔安國注尚書云祝者斷截其髮也漢書云越人斷髮文身以避峻龍之言一本作彼恐

髮而裸謂不以衣蔽北國之人鞞鞞音木

人怕頭是也怕頭裸頭也怕又作鞞又作屨怕亡八反屨七消反巾而裘中

國之人冠冕而裳九土所資或農或商或田

或漁如冬裘夏葛水舟陸車默而得之性而

成之夫方土所資自然而能故吳越之用舟

於賢習慎到曰治水者茨防決塞雖在夷越

之東有輒木康又之國其長子生則鮮杜預注

人鮮謂少也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

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以同居處楚之

南有炎去聲本作談人之國其親戚死朽音其肉

而棄然後埋其骨迺成爲孝子秦之西有儀渠

又康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燠則煙

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此上以爲政下

以爲俗而未足爲異也此事亦見墨子孔子東游見

兩小兒辯鬪都豆反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

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以日初出

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

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而近者大

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初涼涼又本作滄周書曰天地之間有滄

執善用道者終無竭孔鼃注云滄寒也涼涼

桓譚新論亦述此事作愴涼鼃音潮涼涼

字林云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

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爲

汝多知乎所謂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二童子致笑未必不達此言或玄相

也起子均天下之至理也均物則理無不至也連

於形物亦然連屬也屬於器均髮均縣輕重

而髮絕髮不均也髮甚微脆而至於不絕者至均故也今所以絕者猶輕

重相傾有不均處也均也其絕也寧有其均也莫絕絕言不

人以為不然凡人不自知其然者也自有知其然者也會自

此理為然者墨子亦有此說詹何詹何楚人以善釣聞於國以獨繭絲

為綸芒鉞音亡為鈎荆蓀本作為竿剖粒為

餌引盈車之魚家語曰鯤魚其大盈車於百認之淵汨

流之中綸不絕鈎不伸竿不橈夫飾芳餌挂微鈎下青

泥上乘驚波因水勢而施舍頡頏委縱與之沈浮及其弛絕故生而獲也楚王聞

而異之召問其故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

蒲且子余反子之弋也蒲且子古善弋射者弱弓纖繳音灼

乘風振之連雙鶴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

均也臣因其事放分兩反而學釣五年始盡其

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之念投

綸沈鈎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鈎餌

猶沈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彊以

輕致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

於一握將亦奚事哉楚王曰善善其此論者以諷其用治

矣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史記扁鵲勃海郡人姓秦氏善醫能視病盡見五藏之疾求治扁鵲治之既

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

府藏者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

偕長今為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

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彊而氣弱故足於謀而

寡於斷志謂心智氣謂質性智多故多慮性弱故少決也齊嬰志弱

而氣彊故少於慮而傷於專智少而任性則果而自用若

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

迷死三日剖曾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

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

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室有

其妻子妻子亦弗識二子易心乘其本識故各反其家各非故形故

識也妻子不識也二室因相與訟求辨於扁鵲扁鵲辨

識也

其所由訟乃已

此言恢誕乃書記少有然魏世華他能剗腸易胃前洗五

藏天下理自有不可思議者信亦

不可以臆斷故宜存而不論也

而鳥舞魚躍

轅巴古善琴人也

鄭師文聞之

師文鄭國樂師

棄家從師襄游

師襄亦古之善琴人也從其游學

柱指鉤弦

三年不成章

按指調弦三年不能成曲

師襄曰子可以歸

矣

嫌其難教

師文舍其琴嘆曰文非弦之不能鉤

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弦所志者不

在聲

遺弦聲然後能盡聲弦之用也

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

器故不敢發手而動弦

心手器三者玄應不相違失而後和音發

矣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

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

於是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

商金音屬秋南呂八月律

涼風忽至草木成實

得秋氣故成熟

及秋而叩角弦

以激夾鍾

角木音屬春夾鍾二月律

溫風徐迴草木發榮

得春氣故榮華

當夏而叩羽弦

以及黃鍾

羽水音屬冬黃鍾十月

律一月

霜雪交下川池暴涸

得冬氣故凝陰水凍

及冬而

叩徵弦以激蕤賓徵火音屬夏五月律陽光熾烈堅

冰立散得夏氣故消釋此一時彈琴無緣頓

且欲并言其將終命官而摠四弦則景風翔

慶雲浮甘露降灃泉涌至和之所致也師襄乃撫心

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師曠為晉

平公奏清角一奏之有白雲從西北起再奏

之大風至而雨隨之三奏之裂帷幕破俎豆

飛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伏晉國大鄒衍

旱赤地三年平公得聳者或吉或凶也鄒衍

之吹律齊人為燕昭王師居稷下號談天衍

北方有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煖之而禾黍滋也亡亡音無以加之

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薛譚學謳於

秦青二人並秦國之善歌者未窮青之技渠綺反自謂盡

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

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

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韓國善歌者也東之

齊匱糧過音雍音邕地名杜預曰齊城門門鬻歌假食既

去而餘音繞梁榭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

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曼聲

猶長一里一本作十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

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為曼聲長歌一里老

幼喜躍抃舞弗能自禁音金忘向之悲也乃厚

賂發之遺也猶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放娥

之遺聲六國時有雍門子名周善琴又善哭以哭于孟常君伯牙善鼓

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鐘子

期曰善哉峩峩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鐘子期

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鐘子期必

得之伯牙游於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

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為霖雨之操更造

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輒窮其趣伯牙乃

舍琴而嘆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想象猶

吾心也言心闇合與已無異吾於何逃聲哉發音鐘子期已得其

心則無處藏具聲也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不至音奄

山日入反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

中道有國獻此

穆王薦之

薦當作進

問曰若有何

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

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

別日謂

吾與若俱觀

之翌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與偕來者

何人邪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

倡能也

穆王驚

視之趣

音趨

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領

駝音反曲

顛也又五

感反領猶

其顛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

千變萬化惟意所適王以為實人也與盛姬

內御並觀之

穆夫子傳云盛姬穆王之美人

技將終倡者瞬

音其目而招主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

偃師偃師大懾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傳會

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為王諦料之內則

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

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

如向者之始見王也

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

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

此皆以機關相使去

其機關之生則不能相制御亦如人穆王始

悅而嘆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

貳車載之以歸近世人有言人靈因機關而

品咸育運動無方人藝靡拙但寫載成形塊

然而已至於巧極則機乎造化似或依此言

而生此說而此書既自不爾所以明此義者

直以巧極思之無方不可以常理限故每舉

物極以往近惑豈謂物夫班輸之雲梯墨翟

無神主也斯失之遠矣

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

班輸作雲梯可以凌

飛三日

弟子東門賈禽滑釐

翟音骨狸墨

聞

偃師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

時執規矩不敢數之也

甘蠅古之善射者

穀弓而獸伏鳥下

箭無虛發而獸鳥不敢逸

其機關之生則不能相制御亦如人穆王始

悅而嘆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

貳車載之以歸近世人有言人靈因機關而

品咸育運動無方人藝靡拙但寫載成形塊

然而已至於巧極則機乎造化似或依此言

而生此說而此書既自不爾所以明此義者

直以巧極思之無方不可以常理限故每舉

物極以往近惑豈謂物夫班輸之雲梯墨翟

無神主也斯失之遠矣

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

班輸作雲梯可以凌

飛三日

弟子東門賈禽滑釐

翟音骨狸墨

聞

偃師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

時執規矩不敢數之也

甘蠅古之善射者

穀弓而獸伏鳥下

箭無虛發而獸鳥不敢逸

不瞬也

皆而

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臥其妻之機下以目

承牽挺牽挺二年之後雖錐末倒都道

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鳥嫁反次

也本作必

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
我昌以蹇音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
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覩餘物皆
丘山也視虱如輪則餘物稱此而大焉乃以燕角之弧朔蓬
之籥射反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以彊弓
得之矣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已者
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

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

矢先窮窮盡也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

之端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

拜於塗請為父子剋臂淮南子曰中國娶血

也慎云剋臂出血也以誓不得告術於人祕其道

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泰豆三年不

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

此詩言良弓之

諸雜書記

子必先為箕良冶之子必先為裘箕裘皆須

而後成器為弓冶者調筋角和金鐵亦然故

學者必先攻其所易然後能成其所難所以

為論也汝先觀吾趣趣行趣如吾然後六轡可

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泰豆乃立木

為塗僅可容足總得安脚計步而置疏概如履之

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

其巧泰豆嘆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敏也

也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

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輯乎輯音集說文

銜之際此言造父善御得車輿之齊整在於

而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乎骨髓之中而執

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

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

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銜應之於

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

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

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

與和鸞之聲相應也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

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嶮原隰之

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夫行之所踐容足而已足

外無餘而人不敢踐者此心不夷體不開故也心夷體開即進止有常數遲疾有常度苟

盡其妙非但施之於身乃可行之於物雖六轡之煩馬足之衆調之有道不患其亂故輪

外不恃無用之轍蹄外不謂然也魏黑卯以暱嫌殺

丘邴章暱嫌私恨丘邴章之子來丹謀報父之讎

丹氣甚猛形甚露計粒而食順風而趨雖怒

不能稱兵以報之有膽氣而體羸虛不能舉兵器也耻假力

於人誓手劍以屠黑卯黑卯悍志絕衆力抗

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刃披胸受

矢鏃鏑上音芒下音譯摧屈而體無痕捷負其材力

視來丹猶雛鷓也鷓音寇生而須哺曰鷓自食曰雛來丹之

友申他音拖或音拖一本作抱曰子怨黑卯至矣黑卯

之易子過矣將奚謀焉來丹垂涕曰願子為

我謀申他曰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
劍一童子服之却三軍之衆奚不請焉來丹
遂適衛見孔周執僕御之禮請先納妻子後
言所欲孔周曰吾有三劍唯子所擇皆不能
殺人且先言其狀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
之不知有所觸也泯然無際經物而物不
覺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
北面而察之淡淡焉淡音若有物存莫識其

狀其所觸也竊竊然有聲經物而物不疾也
三曰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與日月方
夜見光而不見形言其照也其觸物也騞然而過
騞呼麥反破聲又竹壁反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此
三寶者傳之十三世矣而無施於事不能匣
而藏之未嘗啓封來丹曰雖然吾必請其下
者孔周乃歸其妻子與音預齋七日晏陰之間
晏晚暮也跪而授其下劍來丹再拜受之以歸其

可執可見故受其下者來丹遂執劍從黑卯時黑卯之

醉偃於牖下自頸至腰三斬之黑卯不覺來

丹以黑卯之死趣而退遇黑卯之子於門擊

之三下如投虛黑卯之子方笑曰汝何蚩而

三招一本作拈奴兼反予來丹知劍之不能

殺人也嘆而歸黑卯既醒怒其妻曰醉而露

我使我噓音益喉上也疾而腰急其子曰疇昔來

丹之來遇我於門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

疆彼其厭於染反本又我哉周穆王大征西

戎西戎獻鍔鍔之劍昆吾龍劍也河圖曰瀛

劍尸子云昆吾火浣音緩之布異物志云新調

及鼠取其皮毛為布名曰火浣其劍長尺有咫音止八練鋼

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火浣之布浣之必

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

然疑乎雪此周書皇子以為無此物傳之者

妄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哉此一章斷

後而說切王刀火浣布者明上之所
載皆事實之言因此二物無虛妄者

列子卷五

冲虚至德真經卷第五

冲虚至德真經卷第六



列子

張湛處度註

力命第六

命者必然之期素定之分也雖
此事未驗而此理已然若以壽

天存於御養窮達係於
智力此惑於天理也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
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
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
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

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
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吳太伯之後賢
而讓位棄其室而耕後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無爵於吳田恒專
有齊國夷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
汝力之所能奈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
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邪力曰若如共言
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則若之所制
邪命曰既謂之命奈何有者邪朕直而

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天自窮自達自貴自
賤自富自貧不知所以然而然者朕豈能識
之哉朕豈能識之哉此篇明萬物皆有命則
皆肆情則制不由命義例不一以相違反然
治亂推移愛惡相攻情偽萬端故要時競其
弊孰知所以是以聖人兩情而不辨將以大
扶名教而致弊之由不可都塞或有恃詐力
以干時命者則楚子問鼎於周無知亂適於
齊或有矯天真以殖名者則夷齊守餓西山
仲由被醢於衛故列子叩其二端使萬物自
求其中苟得其中則智動者不以權力亂其
素分矜名者不以矯抑虧其形生發言北宮
之者其在於斯嗚呼覽者可不察哉

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
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
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
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
裋音曷方言裋複襦也許慎注淮南子
豎裋云楚人謂袍為裋說文云粗衣也又
敝布襦也又云襠輸短者曰裋輸有作短褐
者誤荀子作豎褐揚倬注云僅豎之褐於義
亦通食則粢即夷糲令達反粢稻餅也味類乾
反糲米不碎史記曰陳平食糲
居則蓬室出

則徒行子衣則文錦食則梁肉居則連櫪音麗
出則結駟在家熙音怡字林云歡笑也然有棄朕之
心在朝諤然有教朕之色請謁不相及遨遊
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邪西門子
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
此厚薄之驗歟謂德有厚薄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
厚矣北宮子無以應自失而歸中途遇東
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偶偶丘羽反本
或作偶字

林云疏 而步有深愧之色邪北宮子言其狀
行貌 東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
氏而問之曰汝奚辱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
之西門子曰北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予
並而賤貴貧富與予異予語之曰予無以知
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
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東郭先生
曰汝之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

薄異於是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
於命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
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此自然而然非由
由大事故拙也而
汝以命厚自矜北公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
夫固然之理矣西門子曰先生止矣予不敢
復言聞理而服北宮子既歸衣其裋褐有狐貉之
温進其菽菽菽音戎菽音叔爾雅云菽菽謂
之荏菽即胡荳也管子云齊桓
公北伐山戎得冬葱及菽菽
布之天下鄭玄云即大豆也有稻粱之味庇

其蓬室若廣厦之蔭乘其輦輅音路左傳云柴車也若

文軒之飾終身道然自得貌後揚朱篇音同不知榮辱

之在彼也在我也一達於理則外物多東郭

先生聞之曰北宮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寤

易恒也哉當割反或作悟者非管夷吾鮑叔牙並穎上人

二人相友甚戚同處於齊管夷吾事公子糾

鮑叔牙事公子小白齊公族多寵嫡庶並行

齊僖公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僖公愛之令禮秩同於太子也國人懼亂

管仲與召本作忽奉公子糾奔魯糾襄公弟鮑

叔奉公子小白奔莒音舉小白既而公孫無

知作亂襄公立糾無知秩服遂殺之齊無君二

公子爭入管夷吾與小白戰於莒道射食亦反

中小白帶鉤小白既立小白即桓公也脅魯殺子糾

召忽死之管夷吾被囚齊告魯曰子糾兄弟弗忍加誅請殺之召

忽管仲警也請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將滅魯曾患之遂殺子糾召忽自殺管仲請囚也

鮑叔牙謂桓公曰管夷吾能可以治國桓公

曰我讎也願殺之鮑叔牙曰吾聞賢君無私

怨且人能為其主亦必能為人君如欲霸王

于况非夷吾其弗可君必舍音之遂召管仲

魯歸之齊鮑叔牙郊迎釋其囚桓公禮之鮑叔

親迎管仲於堂阜而脫其桎梏於齊郊而見桓公也而位於高國之上

鮑叔牙以身下之高國齊之世族任以國政號曰仲

父桓公遂霸管仲嘗嘆曰吾少窮困時嘗與

鮑叔賈音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

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

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

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

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

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

不以我為無耻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名不顯

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此世

稱管鮑善交者小白善用能者然實無善交

實無用能也實無善交實無用能者非更有

善交更有善用能也此明理無善交用能非但管鮑桓公而已召

忽非能死不得不死鮑叔非能舉賢不得不

舉小白非能用讎不得不用此皆冥中自相驅使非人理所

也制及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疾

矣可不諱云言病之甚不可復諱而不言也至於大病則寡

人惡乎屬國而可夷吾曰公誰欲歟小白曰

鮑叔牙可曰不可其為人潔廉善士也清也而巳

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人欲以已善一聞人

之過終身不忘不能棄使之理國上且鈎乎

君下且逆乎民必引君令其道不弘道苟其

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小白曰然則孰可對

曰勿已則隰朋可非君然其為人也上忘而

下不叛君高而自忘則離散愧其不若黃帝而哀

不已若者慙其道之不及聖矜其民以德分

人謂之聖人化之使合道以財分人謂之賢

人既以與人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求備於人
則物所以賢下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與物升降
不與也者物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行道
必歸則不煩聞見故曰不勿已則隰朋可郭象曰
見則事鍾於已而羣下無所措其手足若有聞
故遺之可也未能盡其道故僅之可也然則
管夷吾非薄鮑叔也不得不薄非厚隰朋也
不得不厚厚之於始或薄之於終薄之於終
或厚之於始厚薄之去來弗由我也皆天理也鄧

析時列子及孫卿並云子產殺鄧析據左傳

昭公二十年子產卒定公九年駟顛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則非子產所殺也操七

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

刑竹刑簡法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

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此傳云子產誅鄧

鄧析而用其竹刑子產卒然則子產非能用

竹刑不得不用鄧析非能屈子產不得不屈

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也此義例與可

子產非能誅鄧析

此義例與可

以生而生

或積德履仁或遇時而通得當年之歡騁於一已之志似由報應若

出智天福也

自然生耳自然泰耳未必由仁力一已之志終年而無可以死而死或積惡

騁一已之志

終年而無可以死而死或積惡

憂虞非天福如之何也

可以死而死或積惡

饑寒窮困故不顧刑戮不賴生存而

天福也

威之而死似由身招若應事而至也

天福也

自然死耳自然窮耳未必由凶虐與愚弱然

天福也

肆凶虐之心居不賴生之地而威之於死是

天福也

亦曰天福者也

可以生而不生願獲長年而

早天罰也

願生而不得生可以死而不死困

辱之地不願生

天罰也

而更不死也

天罰也

可以死得生得死有矣

此之生而得生不可

以生不可以死或死或生有矣

此義之生而

更生者也此二句上義

然而生生死死非物

已該之而重出疑書誤

然而生生死死非物

非我皆命也

智之所無奈何可測則死不由

物生不在我

故曰窈然無際天道自會漠然

豈智之所必

故曰窈然無際天道自會漠然

無分天道自運

無際無分是自然之極

不能犯

天地雖大不聖智不能干

鬼魅不能欺

鬼魅雖妖不自然者默之成

之默無平之寧之平寧無將之迎之功無遺

將也楊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漸劇

也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

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為我歌以曉之楊朱

歌曰天其弗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

人我乎汝乎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

言唯我與汝識死生有命耳非醫巫所知也其子弗曉終謁三醫

謂與已同也一曰矯氏二曰白俞氏三曰

盧氏診其所疾矯氏謂季梁曰汝寒温不節

虛實失度病由飢飽色欲精慮煩散非天非

鬼雖漸可攻也季梁曰衆醫也棘音上屏聲

除也之俞氏曰女始則胎氣不足乳湮竹用反乳

也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

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且食音之盧

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

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死夫

生之分修短之期咸定於無為天理之所藥
制矣但愚昧者之所惑玄達者之所悟也
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貺遣之俄而
季梁之疾自瘳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
所能原生亦非賤之所能夭身亦非輕之所
能薄故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亦不
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非反也此自生自
死自厚自薄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
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順也非順也此亦

自生自死自厚自薄鬻熊語文王鬻熊文王師也曰

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算之所亡音無若何

算猶智也老聃語關尹曰天之所惡孰知其故王弼

曰孰誰也言誰能知天意耶其唯聖人也言迎天意揣利害不如

其已夫順天理而無心者則鬼神不能犯人事不能干若迎天意料倚伏處順以去

逆就利而違害此方與逆害為巨對用智之精巧者耳未能使吉凶不生禍福兼盡也

楊布楊朱弟也問曰有人於此年兄弟也言兄弟

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而壽夭父子也貴賤

父子也名譽父子也愛憎父子也吾惑之揚

子曰古之人有言吾嘗識之音志將以告若不

知所以然而然命也自然之理故今昏昏昧

昧紛紛若若隨所為隨所不為日去日來孰

能知其故皆命也夫信命者亡音無壽天壽有

天則非命信理者亡是非則非理信心者亡逆順

有逆順則非心信性者亡安危則非性則謂之都亡

所信都亡所不信理亦無信與不信也真矣慙矣奚去

奚就奚哀奚樂奚為奚不為理苟無心則無所不為亦無所

也為黃帝之書云至人居若死動若械此舉無心之極

亦不知所以居亦不知所以不居亦不知所

以動亦不知所以不動亦不以衆人之觀易

其情貌亦不謂衆人之不觀不易其情貌不為

外物視聽改其度也獨往獨來獨出獨入孰能礙之往物

亦往物來亦來任墨呆音眉方言墨呆江淮之問謂之無賴廣雅

物出入故莫有疑兩相背而能相與和同終年者各任其真性

故也。尿單音戰至音啞啾音然啍音鄭玄注禮記

說文云。啍寬開心。愍音妨滅愍音敷此皆默詐

貌。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如隨也謂志也。窮

年不相知情。自以智之深也。巧倭愚直。婣音魚

反。斫音酌。婣斫容止峭獻也。字便音房連。辟音亦

反。便僻恭敬大過也。斫齒略反。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

志也。窮年而不相語魚據術。自以巧之微也。

穆音苦交。怛音口家反。阮孝緒云。怛怛音情露無所

讓音蹇。恆音棘。字林云。極吃也。方言。讓吃也。極

背也。或作極。凌音凌。誅音凌。謂好陵辱責罵人也。

聚律反。誅音碎。比皆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

志也。窮年不相曉悟。自以為才之得也。眠音莫

反。媵音珍。方言。眠媵欺慢之語也。誣音止。累音委

如偽反。鈍滯也。爾雅云。誣誣累去。勇敢怯

疑。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謫

發音調。謂責其過也。自以行無戾也。多偶音與

發音調。謂責其過也。自以行無戾也。多偶音與

發音調。謂責其過也。自以行無戾也。多偶音與

發音調。謂責其過也。自以行無戾也。多偶音與

相和諧也廣自專謂自專擅不與眾同也乘權謂乘用權勢也

隻立孤獨自立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

不相顧眄自以時之適也此眾態也其貌不

一而咸之於道命所歸也危危姑危反幾欲之貌成

者肖音肖肖以也成也初非成也危危敗者肖敗

者也初非敗也世有幾得幾失之言而理實無幾也故迷生於

肖惑其以成敗而不由也肖之際昧然於肖而不

昧然實際難分耳則不駭外禍不喜內福禍福

豈有內外皆理之玄定者也見其卒起因謂外至見其漸著因謂內成也隨時動

隨時止智不能知也動止非我則非智所識也信命者於

彼我無二心無喜懼之情也於彼我而有二心者不

若揜目塞耳背坂面隍亦不墜仆也此明用智計之

不如任故曰死生自命也若其非命則仁智者必壽凶愚者必

天然而未貧窮自時也若其非時則勤儉者必富而奢惰者必貧亦未

必然也然夭折者不知命者也然貧窮者不知時

者也此皆不識自然之理當死不懼在窮不戚知命安

時也其使多智之人量利害料虛實度人情

得亦中或陟冲反半也下同亡亦中中半也其少

智之人不量利害不料虛實不度人情得亦

中亡亦中量與不量料與不料度與不度奚

以異唯亡所量不後也亡所不量在智之則全

而亡音無喪亦非知音智下全亦非知喪自全

也自亡也自喪也自全者非用心之所能自

齊景公游於牛山今北海郡臨淄縣北臨其國城而

流涕曰美哉國乎鬱鬱芊芊音干廣雅云芊芊茂盛之貌

若何滴滴或作滂滂並皆去此國而死乎使

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史孔梁丘據

皆從而泣曰臣賴君之賜䟽食音嗣韓詩外

惡肉可得而食怒馬稜音當

車音謂編木為之棧土限反車可得而乘也

且猶不欲死而况吾君乎晏子獨笑於旁公

雪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之游悲孔與據

皆從寡人而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
賢者常守之則太公相公將常守之矣使有
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
君者將守之吾君方將被蓑笠而立乎畎畝
之中唯事之恤行假念死乎行假當
作何暇則吾君
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
於君也而獨為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
君見諂諛之臣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為獨竊

笑也景公慙焉舉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二觴
焉魏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
曰公之愛子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
門吳曰吾常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
與嚮無子同臣奚憂焉農赴時商趣利工追
術仕逐勢勢使然也然農有水旱商有得失
工有成敗仕有遇否命使然也自然冥
運也

冲虚至德真经卷第六

卷第六

第六

